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五十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六十七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沿海倭亂

太祖洪武二年夏四月時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掠蘇州崇明殺畧居民劫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太倉衛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出海捕之遇於海門之上幇及其未陣麾兵衝擊之斬獲不可勝計生擒數百人得其

兵器海艘命擢德指揮副使其官校賞綺幣白金有差
仍命德領兵往捕未盡諸寇
三年三月遣萊州同知趙秩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令
革心歸化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綰波而宅自玄菟
樂浪底於徐聞東莞所通中國處無慮萬餘里國君居
山城所統五畿七道三島為郡五百七十有三然皆依
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課丁八
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師討日本者没於水不得志日

本亦不復來貢至是帝遣使諭降之

四年冬十月癸巳日本國王良懐遣其僧祖朝來進表箋貢馬方物并僧九人來朝又送至明州台州被掠男子七十餘人詔賜文綺荅之　十二月詔靖海侯吳禎籍方國珍所部温台慶元三府軍士及蘭秀山無田糧之民嘗充船戸者凡十一萬一千七百餘人隷各衛為軍仍禁濵海民不得私出海時國珍餘黨多入海剽掠故也禎既至三郡每挾私意多引平民為兵瀕海大擾

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為兵即
上封事詞甚切上立罷之
六年春正月德慶侯廖永忠上言今北邊遺孽遠遁萬
里之外獨東南倭寇負禽獸之性時出剽掠擾瀕海之
民陛下命造海舟剪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
竊覩倭夷竄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畧來若奔狼去
若驚鳥臣請令廣洋江陰横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櫓快
船令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倭來則大船

溥之快船逐之彼欲為内寇不可得也上從之
七年夏六月倭寇膠海靖海侯吴禎率沿海各衛兵捕
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
十三年春正月胡惟庸謀叛約日本令伏兵貢艘中會
事覺悉誅其卒而發僧使於陜西四川各寺中示後世
不與通
十七年春正月倭頻寇浙東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海上
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五十九城咸置行都司以

備倭為名

二十年二月置兩浙防倭衛所　夏四月戊子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福興漳泉四郡視要害築海上十六城籍民為兵以防倭寇增置廵檢司四十有五分隸諸衛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倭寇寧海尋犯廣東

二十七年春二月倭寇浙東命都督楊文劉德商暠廵視兩浙復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吴傑往浙訓練海

上軍士同楊文等防倭　秋八月命吴傑同永定侯張
全往廣東訓練海上軍士防倭　冬十月倭寇金州
三十一年春二月倭寇山東浙東
成祖永樂元年日本王源道義遣使入貢賜冠服文綺
給金印
四年冬十月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於
沙門追擊至朝鮮境上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
九年春正月丙戌命豐城侯李彬平江伯陳瑄等率浙

江福建舟師勦捕海寇　三月中軍都督劉江守遼東不謹斥堠海寇入寨殺邊軍上怒遣人斬江首既而宥之使圖後效　夏五月倭寇浙東

十四年夏五月敕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及緣海衛所備倭寇相機勦捕　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萬人於山東沿海巡捕倭寇六月倭舟三十二艘泊靖海衛楊村島命福等合山東都司兵擊之　十二月置遼東金州旅順口望海堝左眼右眼三手山西沙洲山頭爪牙山

敵臺七所

十五年春正月倭寇浙江松門金鄉平陽　冬十月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使日本先是帝命太監鄭和等齎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詔厚賚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期十年一貢無何捕倭將士寇數十俘獻京師俱日本人羣臣請誅之以正其罪上乃遣淵賜勅切責之

十七年夏六月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大破倭寇於望海

堝先是江廵視各島至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堝上其地特高廣可駐兵千餘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嘗於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冦至必先經此實濵海咽喉之地上疏請用石壘堡置烟墩瞭望上從之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冦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堝上堡備之翼日倭冦二千餘乘海艄直逼堝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醜惡揮兵率衆勢鋭甚江令犒師秣馬畧不為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

下百户江隆帥壯士潛烧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起鳴砲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堨下江祓髮舉旗鳴砲伏盡起繼以兩翼並進賊衆大敗死者橫仆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官軍追圍之將士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待其奔分兩翼夾擊之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脫走艄者又為隆等所縛無一人逸者凱還將士請曰將軍見敵意思安閒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

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勞且饑我以逸飽待饑勞
固治敵之道賊始魚貫而來為蛇陣故披髮作此狀以
鎮服之所以愚士卒之耳目作士卒之銳氣賊既入壁
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寇出縱其生
路即圍師必缺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聞上
賜敕褒進封江廣寧伯子孫世襲將士賞賚有差先是
元末瀕海盜起張士誠方國珍餘黨導倭寇出沒海上
焚民居掠貨財北自遼海山東南抵閩浙東粤濱海之

區無歲不被其害至是為江所挫斂跡不敢大為寇然
沿海稍稍侵盜亦不能竟絶
英宗正統四年夏四月倭寇浙東先是倭得我勘合方
物戎器滿載而東遇官兵矯云入貢我無備即肆殺掠
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倭情已而備禦漸
疎至是倭大舉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劫驅掠少壯發掘
塚墓束嬰孩竿上沃以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得孕
婦卜度男女刳視中否為勝負飲酒積骸如陵於是朝

廷下詔備倭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合兵分番屯海上寇盜稍息

世宗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諸道爭貢大掠寧波沿海諸郡邑鄞人宋素卿者初奔日本正德六年與其國人源永壽來貢其從父澄識之告素卿附倭狀守臣以聞置不問至是其主源義植幼闇不能制命羣臣爭貢各強給符驗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僧宗設右京兆大夫高貢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後至寧波爭長不相下故

事番貨至市舶司閲貨及宴坐並以先後為序時瑞佐後而素卿狡賄市舶太監先閲佐貨宴又坐設上設不平遂與佐相讐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而設衆強拒殺不已遂燬嘉賓堂刼東庫逐瑞佐及餘姚江佐奔紹興設追之城下令縛佐出不許乃去沿途殺掠至西霍山洋殺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戸張鏜執指揮袁璡百戸劉恩又自育王嶺奔至小山浦殺百戸胡源浙中大震設負固據海嶴巡按御史歐珠鎮守太監

梁瑤奏聞逮素卿下獄待訊倭自是有輕中國心矣

給事中夏言上言倭患起於市舶遂罷之初太祖時雖絶日本而二市舶司不廢市舶故設太倉黄渡尋以近京師改設福建浙江 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以遷有無之貨省戍守之費禁海賈抑姦商使利權在上也自市舶内臣出稍稍苦之然所當罷者市舶内臣非市舶也至是因言奏悉罷之市舶罷而利權在下奸豪外交内訌海上無寧日矣

四年二月宋素卿伏誅初宗設遁海島不獲獨素卿及瑞佐下獄會朝鮮兵徼海者得其魁仲林望古多羅等三十三人國王李懌奏獻闕下於是發仲林等至浙責與素卿對簿備鞫遣貢先後及符驗眞偽旣悉有司以爰書上請乃論素卿死釋瑞佐還本國

十八年國王源義植復以修貢請許之期以十年人無過百船無過三然諸夷嗜中國貨物入數恒不如約至者率遷延不去每失利云

二十五年倭寇寧台自罷市舶後凡番貨至輒主商家商率為奸利負其責多者萬金少不下數千索急則避去已而主貴官家而貴官家之負甚於商番人近島坐索其負久之不得乏食乃出沒海上為盜輒搆難有所殺傷貴官家患之欲其急去乃出危言撼當事者謂番人泊近島殺掠人而不出一兵驅之備倭固當如是耶當事者果出師而先陰洩之以為得利他日貨至且復然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挾國主貲而來不得直曷歸

報必償取爾金寶以歸因盤據島中不去並海民生計困迫者糾引之失職衣冠士及不得志生儒亦皆與通為之鄉導時時寇沿海諸郡縣如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華人僭稱王號而其宗族妻子田廬皆在籍無恙莫敢誰何巡按浙江御史陳九德請置大臣兼巡浙福海道開軍門治兵捕討聽以軍法從事從之乃以朱紈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兼攝福興泉漳未至而泊寧波台州諸近島者已登岸攻掠諸郡邑無算官民

廨舍焚燬至數百千區廵按御史裴紳劾防海副使沈
瀚守土叅議鄭世威因乞敕紈嚴禁泛海通番勾連主
藏之徒從之紈乃下令禁海凡雙檣餘艎一切毀之違
者斬乃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尋船盜淵藪破誅之因
上言去外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羣盜易去中國衣
冠盜難遂鐫暴貴官家渠魁數人姓名請戒諭之不報
於是福建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鏜捕獲通番九十餘
人以上紈立決之於演武塲一時諸不便者大譁盖是

時通番浙自寧波定海閩自漳州月巷大率屬諸貴官家咸惴惴重足立相與詆誣不休諷御史周亮給事中葉鏜奏改紈為廵視未幾紈復上言長嶼諸處大俠林參等號稱刺達總管勾連倭舟入港作亂更有巨奸擅造艅艎走賊島為鄉導躪海濵鞫論明確宜正典刑章下兵部侍郎詹榮覆奏中國待外裔不以向背責之以昭天地之量紈所論坐俱關重刑乞下都察院覆覈從之於是御史周亮等劾紈注措乖方專殺啓釁因及福

建防海副使柯喬都指揮使盧鏜黨紈擅殺宜置於理
帝遂奪紈官命還籍聽理遣給事中杜汝禎往福建會
巡按御史陳宗夔訊喬等併覈紈事汝禎宗夔勘紈聽
信姦回柯喬盧鏜擅殺無罪皆當死奏下兵部尚書丁
汝夔如其議上帝從之命喬鏜繫福建按察司待決紈
恚自殺士論惜之遂罷巡撫御史不復設
三十年夏四月浙江巡按御史董威宿應参前後請寛
海禁下兵部尚書趙錦覆議從之自是舶主土豪益自

喜爲奸日甚官司莫敢禁

三十一年夏四月倭寇犯台州破黄巖大掠象山定海諸邑汪直者徽人也以事亡命走海上爲船主渠魁倭人愛服之倭勇而戇不甚别死生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浙閩人善設伏能以寡繫衆大羣數千人小羣數百人而推直爲最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峰彭老生不下十餘帥列近洋爲民害至是登岸犯台州破黄巖四散象山定海諸處猖獗日甚知

事武偉敗死浙東騷動　秋七月廷議復設廵視重臣以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廵視浙江海道及興漳泉地方忬廵撫山東聞命即日至浙度所治軍府皆草創而浙人柔脆不任戰所受簡書輕不足督率吏士乃上疏請假事權誅賞得便宜且欲嚴内應之律寛損傷之條勅撫勿拘從之改廵視為廵撫忬乃任叅將俞大猷湯克寛為心膂徵狼土諸兵及募温台諸下邑桀黠少年分隷諸將布列瀕海各鎮堡嚴督防禦浙人恃以無恐

云
三十二年春三月王忬破倭於普陀諸山初忬廉知俞
大猷湯克寛材勇既虛已任之而都指揮盧鏜坐前都
御史朱紈事尹鳳坐贓累俱繫獄忬知其能奏釋之以
為別將亦募兵分帥之日犒撫激勵欲得其死力倭魁
汪直等結砦海中普陀諸山時出近洋襲官軍忬偵知
之乃夜遣俞大猷帥銳兵先發而湯克寛以巨艘佐之
徑趨其砦縱火焚之倭倉皇覓餘艎走官軍隨擊大破

之斬首一百五十餘級生獲一百四十三人焚溺死者
無算值颶風發兵亂汪直等乘間率衆逸去都指揮尹
鳳復以閩兵邀擊於表頭北茭諸洋斬首百餘級生獲
二百餘人先後以捷聞賜白金文綺有差　夏四月汪
直毛海等既潰散剽忽往來不可測溫台寧紹俱懼其
患參將湯克寬率兵循海堧護城堡捕奔軼斬獲亦相
當於是賊移舟而北犯蘇松郡二郡素沃饒賊至捆載
而去有蕭顯者尤桀狡率勁倭四百餘屠上海之南滙

川沙逼松江而軍餘衆圍嘉定太倉所過殘掠不可言

王忬遣都指揮盧鏜倍道掩擊斬蕭顯餘衆復奔入浙

俞大猷等邀殺殆盡先是吳浙間人習遝愞而文武大

吏復不能以軍法繩下遂至破昌國臨山霩霩乍浦青

村柘林吳松江諸衛所圍海鹽平湖餘姚海寧上海太

倉嘉定諸州縣忬不欲冒功有所隱沒隨擊走之計倭

所得亦不償失前後俘斬共三千餘級東南賴之　五

月給事中賀涇奏留都根本重地海洋密邇鎮江京口

乃江淮咽喉瓜埠儀真又漕運門戶請設總兵駐鎮江從之　秋七月太平府同知陳璋敗倭於獨山斬首千餘餘衆浮海東遁　冬十月倭寇太倉州攻城不克分掠隣境有失舟倭三百人突至平湖海寧等縣自獨山之敗倭東遁江南稍寧惟崇明南泊失風者幾三百人不能去總兵湯克寛及僉事任環留兵守之環屬兵三百皆新募勵以必死不入與家人訣為書赴之而去親介冑臨陣士無敢不用命者環敝衣芒屩與士雜行伍

依草舍間嚙糒飲水同甘苦至是相守不下賊潛出汲環常夜追之出其前後宰夫佩恐有失衣環衣介馬而馳故賊不知所取環嘗匿溝中賊過之不知匿至明士始得之又遇矢石士以死捍環環被傷舁之至水濱梁已徹大餘超而過追急宰夫留禦之死焉環求其首爲流涕親酬之相拒數月不克克寬復督邳漳等兵擊之敗績失亡四百人官軍疫不能攻乃開壁東南阨倭遂潰圍出掠蘇松各州縣百餘人由華亭縣漴鈌登岸流

刼至木涇金山衛移舟泊寳山克寛引舟師迎擊及於高家觜燬其舟斬七十三級生擒十四人倭别隊失風至興化殺千戶葉臣卿知府黄士弘指揮張棟擊殲之時沿海諸奸民乘勢流刼真倭不過十之二三

三十三年三月倭自太倉潰圍出乃掠民舟入海趨江北大掠通州如臯海門諸州縣復焚掠鹽塲有漂入青徐界者山東大震　改王忬為右副都御史廵撫大同以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代之忬在浙江薦盧鏜釋柯

喬激勵諸將鄧城劉堂孫敖等爭奮逐北以死綏著節復廣為偵刺凡沿海大猾為倭内主者悉縶之按覆其家自是倭不復知中國虛實與所從向徃而餘艘在海中者亦無以菽粟火藥通徃徃食盡自遁又行視諸郡邑未城者計寇緩急次第城之凡三十餘所杭州官吏以烽火不時發日集坊民登陴守多怨苦忬曰吾斥堠明無慮匆及奈何先敵受困耶令罷之一郡皆歡至是去以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為僉都御史代忬忬去而

浙復不寧矣初忬薦盧鏜為參將鎮閩閩人故忌鏜劾鏜兇險不可用罷之而沿海大猾且言忬令大猷擣巢非計欲揺動忬忬不為動已而南京各官復薦鏜乃用鏜為參將而以俞大猷為浙直總兵　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總督浙福南畿軍務時朝議方徵狼土兵剿倭以經嘗總督兩廣有威恵為狼土所戴服故用之敕令節制天下之半便宜從事開府置幕自辟參佐經亦慷慨自負中外忻然謂倭寇不足平　夏四月倭寇自海

鹽趨嘉興叅將盧鏜禦之稍却次日復戰於孟宗堰伏發殺官軍四百人溺死無算都司周應禎等死之賊乘勝入據石墩山分兵四掠攻嘉興府城副使陳宗虁帥兵禦却之焚其舟賊遯入乍浦與長沙灣寇合犯海寧諸縣既而東掠入海至崇明夜襲破其城知縣唐一岑死之倭自崇明進薄蘇州大掠六月倭自吳江掠嘉興都指揮夏光禦之背王江涇而陣倭鼓譟而前我兵大潰光急入舟中流矢溺死蘇州倭寇至嘉善轉掠松江

出海總兵俞大猷擊敗之於吳松所擒七人斬二十三級八月倭寇自嘉興還屯採淘港柘林諸處進薄嘉定會募兵叅將李逢時許國以山東民鎗手六千人至與賊遇於新涇橋逢時率麾下先進敗之賊退據羅店官軍追及之斬八十餘人許國恨逢時與同事不約已乃別從間道擊賊欲分逢時功追至採淘港乘勝深入伏起大潰溺水死者千人指揮劉勇等死之　工部侍郎趙文華上言倭寇猖獗請禱祀東海以鎮之帝命往祀

兼督察沿海軍務文華至浙凌轢官吏公私告擾益無寧日

三十四年柘林倭奪舟犯乍浦海寧攻陷崇德轉掠塘西新市橫塘雙林烏鎮菱湖諸鎮杭城數十里外流血成川巡撫李天寵束手無策惟募人縋城自燒附郭民居而已張經駐嘉興援兵亦不時至副使阮鶚僉事王詢竭力禦之僅免失陷致仕僉都御史張濂目擊時事痛之乃上言臣本杭人頃復家居五載頗知海寇始末

始以海禁乍嚴遂至猖獗而督撫因循玩愒養成賊勢夫堂堂會城閉門旬日已有垂破之勢徒以意得志滿而去更無一兵一旅阻其去來賊寇野心欲如谿壑能保其不復至哉臣恐賊退之後又復收拾傷殘首級虛張功次以欺陛下仍有從而庇之者則罰罪之典又移而為賞功之命矣臣寓父母之邦同舟共濟志惟切於報君嫌何避於出位敢以三策為陛下陳之一曰重軍法以作積弱之氣士惟力戰而後克敵亦惟畏法而後

力戰今江南非無義勇也迎敵九死退走十生何怪其有退而無進哉軍法之行不在行陣而在平時誠得必死之士萬夫海寇百萬不足平矣一曰選民兵以收必勝之功夫江南衛所已成虛設地方有急輒假外兵餬口而來原非義勇掉臂而去莫可勾查臣愚以為莫若盡散調募之兵專責州縣立保伍更番較閱期於不擾一遇有警按籍而呼共保身家寇小至則率衆以攻之大至則堅壁以守之一曰復海市以散從賊之黨夫海

市舊制原非創設向使瀕海之軍衛如故則市舶未為害也惟武備日弛不能制變而後海禁漸嚴倭寇乏食海寇由之以起惟軍民既練寇掠則懼遭斬獲交易則可保首領彼雖至愚必不以彼易此然後相機稍復海市之舊不惟散已聚之黨而瀕海窮民假此為生又足以收未潰之人心　夏四月廣西田州土官婦瓦氏引狼土兵至蘇州總督張經分隸總兵俞大猷等殺賊時倭據川沙窪柘林為巢經冬涉春新倭日至地方甚恐

聞狼兵至人心稍安賊分衆三千過金山衛俞大猷遣游擊白泫及瓦氏兵邀之稍有斬獲趙文華至松江因謂狼兵可用厚犒之使擊賊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不勝頭目鍾富黄維等十四人俱死失亡甚衆於是賊知狼兵不足畏復縱掠如故　倭犯江北淮揚諸處前後由通州之餘東場海門之東夾港登岸流劫狼山利河諸鎮呂四餘西諸場復突入通州南門燒民屋二十餘間而去三丈浦倭賊分掠嘗熟江陰村鎮兵備任環督

保靖土兵及知縣王秩統兵三千攻其巢破之賊奔江陰川沙窪駕舟出海官兵縱火焚其巢賊舟一至戚家墩游擊白泫劉恩邀獲之江陰賊亦出江東遁　五月張經破倭於王江涇逮經及巡撫都御史李天寵俱下詔獄論死初經至浙中用將佐何卿沈希儀輩名位已抗驕不為用而新拔士又剽猾不任兵所徵田州兵死氏山東鎗手俱不受律連戰敗衂望大損侍郎趙文華出視師頤指凌經經自以大臣位出文華上文華恚則

連疏劾經謂其才足辦賊特以閩人避賊讐故縱賊耳帝大怒會臺諫亦有言者趣官校逮捕經時倭寇自柘林犯嘉興經遣叅將盧鏜督狼土兵水陸攻之大敗賊於石塘灣賊北走平望俞大猷邀擊奔平望至王江涇永順宣慰官舍彭翼南攻其前保靖宣慰使彭藎臣躡其後遂大敗之斬首二千級溺死者稱是餘衆奔柘林縱火焚其巢駕舟二百餘艘出海適自有倭患來此為戰功第一而文華論經之疏已上矣捷聞兵科言宜留

經平倭以自贖不聽并李天寵湯克寛俱逮至京以縱
冦論死文華旣疏劾經奏以廵按御史胡宗憲為僉都
御史代天寵廵撫而以周珫代經未幾復罷珫以南京
戶部侍郎楊宜為總督　倭冦自海洋突犯蘇州南京
都督周于德來援一戰而敗鎮撫蘇憲臣被殺賊中分
其衆一由齊門撞馬頭而北轉掠滸墅關長洲五都地
一由胥門木櫝而南轉掠吴縣横鎮蔓延常熟江陰無
錫之境出入太湖莫能禦者　御史屠仲律上言宜守

平陽港拒黄花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溫台塞寧海關絶湖口灣遏三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扼鼈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則不得掩蘇松嘉興責江南守令以訓練土兵保全境内為殿最沿海沙民鹽徒及打生手宜收録併力禦賊詔從之　川沙窪倭賊犯閘港周浦僉事董邦政遊擊周藩擊之遇賊驚潰藩被劌死賊屯石塘橋流刼崑山石浦　六月倭寇蘇常諸縣嘗熟知縣王𫓧江陰知縣錢錞及居鄉叅政錢

洋各督士民出禦力屈死之旋復寇蘇州民爭入城門不啓號呼震野乘陴者望之而嘆攀援上者又縋絶而下任環還自儀真曰柰何坐視之縱有覘諜我在無患也乃出辟門令男女以列進所活盖數萬人復率解明道兵出城力戰賊退入太湖遣舟師邀之乃棄所獲逸去環以功進副使環復擊賊馬蹟山圍逃倭嘉定民家投火爇之盡死既而環有親喪詔留之任事如故 八月倭賊百餘自上虞爵谿所登岸犯會稽髙埠奪民居

據之知府劉錫千戸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錢鯨遭於螺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嚴州淳安以浙兵廹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趨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寧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禦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袒裼縱酒突遇盡為所殲遂由安德鳳臺夾岡沿鄉搶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羅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

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滸墅關南直廵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為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蹙之隨地與戰親召僉事董邦政指揮樓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却奔吴舍欲走太湖覺之追及於楊林橋盡殲其衆賊自紹興高埠流劫杭嚴徽寧太平犯南都六七十人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僉事邦政時趙文華

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悉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磚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並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士千餘人直兵亦陷賊伏中死者二百餘人賊勢大張文華恨邦輔至是乃以罪委之及僉事邦政詔下邦政總督逮問既而刑科給事中孫濬言後期之罪不在直兵今蘇松士民交稱邦輔實心

任事而流劫留都之倭又為邦輔所滅功績顯然遽請罪斥文華非是兵科給事中夏栻亦言之上乃申飭文華秉公視師以圖大效已而邦政及指揮樓宇賞竟不及文華惡之也邦輔旋亦謫戍邊廵按直隸御史張雲路為論奏不報　十一月止徵狼土諸兵土兵瓦氏等至浙驕悍不受約束所過殘掠百姓苦之於是總督楊宜力請止徵從之命兩廣督臣隨路掣止　閏十一月給事中孫濬上言防倭諸臣既有廵撫總兵又有總督

及都察院重臣事權不一牽掣靡定迄無成功兵部覆奏諸臣職守督察主竭忠討寇實覈布聞總督主徵集官兵指授方畧廵撫主督理軍務措置糧餉總兵主設法教練身親戰陳至於有司責在保安地方固守城隍帝然之命行諸臣各遵敕諭施行 十二月趙文華疏乞還京許之文華初奉命至浙適狼兵瓦氏等至知倭厚畜鋭意請戰文華惑之亟趣張經進戰不得則上書痛詆經被逮代經者周琉楊宜皆無遠畧賊勢益熾及

瓦氏戰敗攻陶宅餘倭復大衂始知賊未易圖有歸志至是川兵破周浦賊俞大猷復有海洋之捷文華遽言水陸成功請還然是時海洋回倭泊浦東川沙窪舊巢及嘉定髙橋皆倭據如故　副使任環率永順保靖土兵勦新塲倭冦時賊衆二千人皆伏不出而詐令人舉火於數里外若將引去者土舍彭翅先入營之不見一人於是頭目田苗田豐等爭入伏發皆死之賊承突去未幾復攻上海環以輕兵三百及之擊敗於五里橋習

家墳又以兵援崑山而身間行抵太倉毛家葛隆諸屯賊方會集治攻具衝梯隊道內薄而登環卒死士飛刀砍之連碎其首矢石交下相殺傷甚衆又縋兵下突而前賊漸氣奪遂棄委走環旣居憂哀毀又積苦兵間疾作卒

三十五年春正月巡按御史周如斗叅總督楊宜提督曹邦輔輕率寡謀致川兵敗於東溝苗兵敗於新場東兵敗於四橋乞罷黜時上深以南寇為憂疑趙文華言

餘寇將滅為不實屢問大學士嵩嵩曲為營解上意終不釋文華懼因言餘寇指日可滅督撫非人一敗塗地皆因吏部尚書李默恨臣前歲劾其同鄉張經思為報復臣繼論曹邦輔則嗾給事夏栻孫濬媒孽臣及胡宗憲黨留邦輔浙直總督又不用宗憲而用王誥然則東南塗炭何時可解陛下宵旰何時可釋也默因得罪宜削籍為民邦輔亦被逮罷王誥以宗憲為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　夏四月倭薄温州同知黄釧馳檄出迎擊

被執倭欲還之索千金為贖訓駡之不置倭怒磔殺之
江北倭流劫至團山山北等港無為州同知齊恩率
舟師迎戰敗之斬首百餘級恩長子尚文次子嵩叔仲
實弟實榮姪慎寅友良大卿孫童俱在行閒嵩年十八
驍勇善射獨前追賊至安港恩等從之伏發恩及其家
丁錢鳳等二十一人力戰皆死之獨嵩慎寅三人得脫
賊遂乘勝至金山殺鎮江千户沈宗玉王世良於江中
倭奔衆數千自乍浦入欲犯杭州游擊將軍宗禮帥

兵九百禦之逆戰於皂角林分左右翼夾擊三戰三捷獲首功七十餘級賊首徐海等皆辟易稱為神兵會橋陷軍潰禮與鎮撫侯槐何衞義官霍貫道力戰俱陷陣死之禮驍勇敢戰所部箭手三千人皆壯士事聞贈卹有差　總督胡宗憲奏遣生員蔣洲陳可願使倭砦傳諭渠魁令無犯順從之已而可願等還言倭渠欲通貢市宗憲以聞下兵部集議不可乃止　倭圍廵撫阮鶚於桐鄉初鶚督學浙江開武林門納難民全活數萬人

起擢巡撫方倭之寇嘉興也鶚議主勦而胡宗憲議主撫不相能倭自嘉興轉寇桐鄉氛益銳去來實徐海麻葉領之陳東附焉東薩摩王弟書記也宗憲謀間之遣辯士說海海心動私語桐鄉守兵曰吾已款督府矣城東門陳黨善備之是夕海遁崇德而西東方急攻桐鄉宗憲說海縛麻葉因偽為麻葉書致東令圖海故達海所東海中自疑始解圍去　五月御史邵惟忠上言倭薄通州圍未解餘衆自狼山轉掠瀕江諸郡縣而瓜儀

為留都門戶鎮常乃漕運咽喉不可視為緩圖宜大集兵救諸臣戮力靖亂下兵部議請調河南睢陳及山東八衛陝西延綏兵及徐沛募兵敕遣才望大臣一人總督以為犄角保障留都帝然之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才矣嚴嵩揣知上覺趙文華欺罔且見譴乃令文華自以其意請復視師嵩為言良才不勝任江南人引領俟文華至上乃止良才命文華以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浙福直隸軍務文華既至浙假監督權淩脅百官

搜括庫藏百萬計兩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留漕粟除京帑給醝課迫富民脫凶惡浪授官職於是外寇未寧而內憂益甚　六月倭入慈谿縣知縣柳東伯亡初王忬在浙計城各邑未城者慈谿士人獨持不可至是倭衆大至知縣不知所禦攜印組亡去殘殺民人無算而縉紳尤甚始悔失計東伯失守當坐死以無城可憑削籍為民省祭官杜槐與其父文明率兵追敗倭於王家團海道劉起宗委防餘姚慈谿定海未幾與賊遇

於白沙一日三戰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二帥槐被創墜
馬死文明別將兵擊倭于演武場斬白眉倭帥一從七
生擒二倭驚遁呼為杜將軍已而追至奉化楓樹嶺以
兵少無繼陷陣死　倭薄海鹽指揮徐行健程祿百戶
方存仁逆戰死之　八月海寇徐海伏誅初胡宗憲以
簪珥遺徐海侍女翠翹綠珠令日夜說海縛陳東以報
朝廷海且感而趙文華方治兵擊海宗憲佯曰彼且縛
陳東何戰為海果賂薩摩王弟縛東以獻于是海勢日

孤海自念數有功又信羅龍文誘約八月入謁督府于平湖海先期以數百人冑而入宗憲文華䠶坐堂上海等叩罪復謝宗憲宗憲下堂摩其頂曰朝廷且赦若慎勿再虞厚犒遣之海既出知官兵大集自疑宗憲使使諭之曰官兵防東黨爾毋恐海請居東沈庄陳東居西沈庄又令東詐為書遺其黨曰海約官兵夾勦汝矣東黨果疑相攻海令裨將辛五郎歸島宗憲密遣盧鏜計擒之文華調兵六千既集移營薄沈庄督之急宗憲猶

心憐海不欲遽戰文華迫之宗憲乃下令與總兵俞大猷整師前進海知事變掘深塹自守栅數重官兵望之不敢入阮鶚撤翅之大猷乃從海鹽進攻東沈庄破之又追擊於梁莊會大風縱火諸軍鼓譟乘之賊大潰斬獲一千六百餘級海倉皇溺水死引出斬其首洲直海寇平海故杭之虎跑寺僧雄海上稱天差平海大將軍至是捷書上文華皆襲為已有帝命械繫首惡至京正法時洲東仙居洲西桐鄉二寇略平其分掠海門者把

總張成敗之江北寇流入常鎮者總兵徐珏敗之蘇松寧紹相繼告捷兵部奏文華功帝從之降敕令文華還京論平倭功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錦衣千戶餘陞賞有差倭俘麻葉陳東等械繫至京禮兵部請獻俘從之羣臣俱賀時倭略平惟舟山賊據險結巢未下官兵環守之不能克諸狼土兵俱已遣歸而川貴兵六千人始至胡宗憲方留防春汛肄俞大猷經營舟山之賊會夜大雪大猷乃督兵四面攻之賊悉銳

出敵官軍競進賊敗歸乃以棕蓑捲火擲之賊四散潰
出斬首一百四十餘級餘悉焚死
三十六年冬十一月海寇汪直伏誅徐海等既死汪直
復糾衆三千餘入寧波岑港大掠四境汪直歙人也宗
憲亦歙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吾以若為都督
置海上通互市乃迎直母與其子入杭厚撫之而奏遣
生員蔣洲往諭與之盟直信之遂自畨言能肅清海波
贖死命與其黨毛海峰葉碧川等從蔣洲來杭州洲至

而直未至人疑其詐廵按周斯盛請罷貢罪洲於是逮洲獄洲乃陳諭倭始末及言直以誠來其未至必風阻耳已而直果乘巨舟遣頭目數十人隨來泊舟定海蓋初舟實為颶風所損也宗憲使人招直直願見洲洲方對理疑其觖望不遣遣千户夏正質其舟直素與正善不疑遂詣軍門請罪具言自效狀宗憲待以賓禮使指揮為其館主給輿夫出入復出蔬米酒肉供餽其舟人日費數百金且交質為信因具狀聞請赦之科臣王國

禎力持不可疏入上謂直元兇不可赦宗憲乃密檄按察司收直等斬之論平倭功加宗憲太子太保餘皆遷賞然直雖就誅而三千人皆直死士無所歸益恚恨後大亂

三十七年春二月倭犯潮州之鮀浦攻蓬州千户所僉事萬仲分部水陸兵馬東西哨攻之臨敵而哨兵皆潰領哨千户魏岳髙洪俱死尋犯福州廵撫阮鶚不能禦取庫銀數萬兩賂之以新造大舟六艘俾載而去　夏

四月倭掠台州臨海之三石鎮約數千人總督胡宗憲擊走之　倭攻福清破之執知縣葉宗文舉人陳見率家僮禦賊不克與訓導鄔中涵俱罵賊死五月自海口出港叅將尹鳳引舟師擊之沈其舟七斬首六十餘級生擒七人餘衆遯去鳳追擊東洛外洋復敗之銃傷及溺水死者甚衆福興患少熄　倭攻惠安知縣林咸乘城禦之攻五晝夜不克丁壯死者數百人倭亦失亡相當乃引去咸率兵擊倭鴨山乘勝追奔陷伏中死之倭

分犯同安長樂漳泉諸處　秋七月以浙江岑港海寇未平詔奪總兵俞大猷叅將戚繼光職期一月蕩平命胡宗憲督之初宗憲遣毛海峰誘降汪直直至下獄海峰遂與倭目善妙等五百餘人燒船登岸列柵舟山阻岑港而守官軍四面圍之屢斬獲然海中數苦毒霧賊憑高死鬭先登者多陷没新倭復大至冬十月岑港倭移巢柯梅胡宗憲屢督兵討之不能克　兵備副使谷嶠捍禦海上屢破倭制府以捷聞進山東叅政

三十八年春三月倭冦自象山河金纜井諸處焚舟登岸海道副使譚綸與賊戰於馬岡敗之斬首七十級總督胡宗憲上言舟山殘孽移住柯梅即其焚巢夜徙力已窮蹙勢易成擒而總兵俞大猷叅將黎鵬舉邀擊不力縱之南奔播害閩廣宜加重治上命逮大猷鵬舉至京訊治時人言籍籍謂倭之開洋也宗憲實陰遣之倭南行泊浯嶼焚掠居民由是福建人大譟謂宗憲嫁禍御史李瑚數其三大罪瑚與大猷俱福建人宗憲疑

大猷漏言故委罪以自掩而大猷不善滑剌素不為嚴世蕃所喜故有是逮廷臣惜大猷才共假貸得三千金餽世蕃不死罷職發大同立功　夏四月江北倭趨通州總兵鄧成禦之不利指揮張容被殺倭進據白浦鎮兵備副使劉景韶以遊擊丘陞擊白浦于丁堰如皋海門三戰三捷賊謀犯揚州景韶復督陞等以火攻其老營擊敗之焚死二百人賊遁入潘家庄盡鋭攻之先後斬首三百餘級初賊自南沙登岸犯通州至是勦絶

廟灣倭合衆攻淮安參將曹克新禦之戰於姚家蕩自寅至申大敗之斬首四百七十級賊遁入姚庄縱火焚庄死者二百七十餘賊退入廟灣拒守劉景韶督兵擊倭於印莊斬首四十級賊西走次日復戰於新州賊遁入民庄我兵以火攻之凡再戰斬首二百六十級賊悉焚死無一人脫者時江北流倭悉殄惟廟灣據險固守不出五月江北兵攻倭於廟灣衝其巢斬首四千我兵死傷過當復退守之時賊營甚固巡撫李遂以我軍鼓

戰而疲宜圍守之賊乏食且水陸斷其行道可收全勝
通政唐順之以為玩寇乃自擐甲持矛麾兵以進屢挑
戰賊終不出遂督兵入險賊盡鋭東西衝殺傷相當自
是復稍稍出掠覔舟為走計矣順之知失計乃駕言經
畧三川沙倭南去踰月倭困廟灣既久劉景韶督卒填
壕塹逼壘而陣令水兵載葦焚其舟復水陸進擊倭潛
遁入舟官兵進據其巢追奔至瑕子港斬獲頗多餘倭
無幾不復能戰乘風開洋而去　福建新倭大至多賁

攻具先攻福寧連江羅源流劫各鄉進攻福州不克移攻福安破之參將黎鵬舉以舟師擊倭於海中七星山屏風嶼斬首六十七級生擒六十八人時沿海長樂福清等境皆有倭舟廣東流倭往來詔安漳浦閩浙江舟山倭移舟南來者尚屯浯嶼福州漳泉無地非倭矣舟山倭屯浯嶼經年至是乃開洋去其毛海峰者復移衆南粵建屋而居永福倭移舟出梅花洋參將尹鳳擊敗之巡按樊獻科請趣胡宗憲應援未及行巡撫阮鶚往

勦之倭稍創　六月倭衆别部二十餘艘屯崇明三川沙總督胡宗憲檄總兵盧鏜師師攻破之前後斬首百餘遁去宗憲以捷聞兼言唐順之贊畫功擢僉都御史秋七月三川沙倭突犯江北由海門縣七星港登岸流刧過金沙西亭將犯揚州叅將丘陞禦之戰於鄧家庄賊敗走仲家園復追至鍋團陞輕騎先進賊覘無後繼盡鋭來衝陞馬蹶被殺已而官軍大至賊遁八月倭自鄧家庄敗後沿海覔舟不得官軍尾之於劉家橋白駒

沙諸處倭餒甚奔庄我兵圍之時劉顯兵至先登各營繼進縱火衝擊破其巢斬首二百餘賊奔白駒沙追擊又敗之于七灶庄花墩共斬首四百餘賊盡殄焉顯驍勇敢戰江北軍悉屬顯節制故有功

三十九年春二月倭寇六千餘人流劫潮州等處時浙直倭患稍息而閩廣警報日至　五月加胡宗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四十一年春三月泉州指揮歐陽深率兵擊倭破之生

擒江一峰泉冦稍寧　倭陷福建永寧衛大掠數日而去復攻永寧城破之大殺城中軍民焚燬幾盡　冬十一月逮總督兵部尚書胡宗憲削籍從給事中陸鳳儀之言也獄具罷浙閩總督大臣設右僉都御史廵撫其地

四十二年五月復逮胡宗憲詣京宗憲自殺是時大計京官復有言宗憲未盡法者有旨逮治宗憲至京自殺宗憲在浙中與趙文華同事文華選愞不敢前宗憲輙

自臨陣戎服立矢石間督戰方倭圍杭時宗憲親登城臨視俯身堞外三司皆股慄懼為流矢所加宗憲恬然視之
鐵徐海汪直皆有功然稍稍事文華又握權太重勲臣總兵者由掖門通謁庭拜巡撫悉聽節制如三邊
例宗憲才得展而禍機亦萌此矣上好玄修宗憲進白鹿稱賀大學士嵩比之會嵩敗被逮時歸安茅坤上書
訟其冤　冬十月倭犯福建其自浙之温州來者合福建連江賊登岸攻陷壽寧政和寧德等縣自廣之南畧

來者合福清長樂賊攻陷玄鍾所蔓延及于龍巖松溪大田古田之境無非賊者初浙江參將戚繼光旣連破賊于林墩等處閩之宿寇盡平繼光引兵還浙遇倭自福清東營澳登岸麾兵擊之斬首百八十級遂行而倭至者日衆始犯邵武殺指揮蔡天祥轉掠羅源連江殺遊擊倪祿遂攻玄鍾所城及寧德縣入之乘勝直抵興化府城不克乃合兵薄城下圍之且匝月廵撫游震得以狀聞請調義烏兵以繼光統之起丁憂參政譚綸與

都督劉顯總兵俞大猷協力共濟上從之十一月劉顯率兵援興化顯大兵留江西勦廣寇所提入閩卒不及七百人且疲屢戰倭新至氛甚銳顯知不敵乃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進欲掩逗留之罪遣五卒賫文諸府約欲率兵赴城禦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職銜偽為顯文克期入城約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覺詐以五人為劉卒賫入至期賊陽稱顯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大入猝起格殺城中驚亂參政翁時器參將畢高倉

皇繼城走同知吳時亮被殺賊遂據城中三閱月殺掠
焚燬顯卒乘亂攫之參政王鳳靈妻竟為顯掠去賊既
飽欲始如平海衛欲掠舟泛海去十二月倭結巢崎頭
城與都指揮歐陽深相拒久之不出深望見兵少輕之
直前挑戰伏發深與其下數百人皆戰死賊乘勝陷平
海衛事聞罷廵撫游得震逮參政翁時器參將畢高劉
顯坐觀望不救立功自贖倭引兵出海把總許潮光以
輕舟抄之賊還屯平海衛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

建與劉顯俞大猷合擊倭於平海衛大破殲之斬首二千二百級墮厓溺水死者無算福州以南諸冦悉平四十三年春二月舊倭萬餘攻仙遊圍之三月戚繼光引兵馳赴之大戰城下賊敗趨同安繼光麾兵追至王倉坪斬首數百餘衆奔漳浦繼光督各哨兵入賊巢擒斬畧盡閩冦悉平其得出者逸出境至廣東潮州俞大猷又截殺之幾無遺類初倭既自浙剏歸嘗一犯淮揚吳越皆不利遂巢閩中首尾七八載所破城十餘掠子

女財物數百萬官軍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十餘萬雖時有勝負而轉漕軍食天下騷動至是倭患始息

谷應泰曰島夷卉服首見禹貢秦漢以來罕被倭患盖以其俗愛鮮華地多饒沃五州七道三島五百七十三郡率皆樂土環以大海君臣自保不受慕中國也若乃海王充牣居民仰食雲帆所指有無懋遷則又彼此咸頼高帝時士誠友定遺孽竄伏壯遼南粵歲被創殘已而通謀逆臣伏兵帀舶

帝乃閉關謝貢示弗復通然而創設市舶互市不絶計深遠也後世識慮迂拘放失舊典初開横海旋棄珠崖民競刀錐吏鮮保障秦關夜析楚吏晨疆勇士蹈險貪夫忘生於是内地奸民勾引潛深海邦貴倖藏匿不可勝計矣貧民勢家黷貨負直窮蹙困頓進退咨且逃生水國求食波臣邊吏戒心搜捕始急於是沿海不逞之徒陳涉力耕怨家日衆黄巢下第憤恚思兵稍稍收聚倭奮窺竊上

國矣朱紈下車不畏彊禦窮治黨與少所報聞夫廣漢索酤先求魏相李膺砍柱不避黄門政求亂本雖得河源禍發朝堂竟悲虎尾紈死而朝貴與海逋交相賀也代臣畏禍海禁復弛浙東再亂王忬出督拔大猷於偏裨出盧鏜於獄中普陀一戰幾殲渠帥游魂四潰旋掠江南而忬隨處邀擊頗多斬獲括乃代頗騎還易敎大功不終自古悲歎此閫外有遥制之憂中樞失内贊之力也嗣是天

寵握兵乃棘門之兒戲文華祀海實天雄之誦經

倭患愈劇張經再出經以功在銅柱因而偃蹇凌

轢度亦自大匹夫耳然視事一月指揮羣帥王江

涇之捷賊兵宵遁史稱其兵驕將捍或亦讒人之

蜚語獄吏之深文也文華行諂檻車入國盖左豐

求賂盧植徵還張讓交通王允下獄自古未有小

人同事而得剬制成功者胡宗憲曲意主撫因勦

成功賄斬徐海誘擒汪直武安誘殺李廣誅降長

致恨於封侯空悲究於賜劒憲雖引刃應無顏見
二賊於地下也憲才望頗隆氣節小貶側身嚴趙
卯翼成功耿秉因實憲勒勲杜預事朝貴甚謹封
疆之吏固應折節乃爾耶倭冦披猖禍延三省任
環効命留都俞大猷經營兩浙戚繼光驅馳閩海
類皆大國干城足以滅此朝食而乃大戮亟行更
張不一事權牽制流毒生民九閽無金城之任分
宜少裴度之忠羣賢隕喪國事凌夷固其宜也中

丞張濂家居省會身在圍城訟言時事涕淚交頤觀其疏中所稱殘難民之首以償縱冦之功而督撫可知移罰罪之曲為賞功之命而莞樞可知軍法不重人無死志容兵掉臂士無闘心而卒伍可知嗚呼鄭監陳圖莫救當時之亢且然而睢陽剱在巳成今日之爰書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六十八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李福達之獄

世宗嘉靖五年秋七月妖人李福達坐死福達山西代州崞縣人一名午初以妖賊王良謀反事發戍山丹衛逃還改名午竄居陜西洛川縣與李文越同倡白社妖術爲彌勒佛教誘愚民嘯聚數千人大掠鄜州洛川諸

處殺掠亾算已而官兵追勦捕得越及其黨何鑾漢等
誅之福達跳去占籍徐溝縣變姓名為張寅賄縣中大
姓以為同宗編立宗譜塗人耳目已又挾重貲入京竄
入匠籍輸粟為山西太原衛指揮其子大仁大義大禮
俱補匠役以燒煉術往來武定侯郭勛後仍往同戈鎮
其仇薛良首發之福達懼逃入京官司捕其二子按繫
之福達窘乃自詣獄置對先後鞫訊者代州知州杜蕙
胡偉證之者李景全等具獄上布政司李璋按察司徐

文華等復上巡按御史張英皆如訊獨巡撫畢昭謂福
達果張寅為仇家誣所致反其獄以居民戚廣等為證
坐良罪獄未竟昭乞侍養去會御史馬錄按山西復窮
治之傅旻書如前訊勛為遺書囑免錄不從擬福達謀
反妻子緣坐飛章劾勛黨逆賊并上其手書帝下之都
察院席書亦助勛為福達地大理寺評事杜鸞上言劾
勛及書乞將二人先正國法徐命多官集議福達之罪
不報都察院覆奏李福達罪狀宜行山西撫按官移獄

三司會鞫先是御史馬録咨于徐溝鄉紳給事中常泰泰言寅為福達不疑又咨于讞獄郎中劉仕仕鄜人也其言如泰録復檄取鄜洛父老識福達者辨之俱以為真福達也乃檄布政司李璋按察司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使馬豸雜鞫之福達對簿無異辭遂附爰書上録乃會巡撫都御史江潮上言福達聚衆數千殺人巨萬雖潜踪匿形而罪跡漸露變易姓氏而惡貌仍前論以極刑尚有餘辜武定侯勛納結匪人請囑無忌雖妖

賊反狀未必明知而術客私干不為避拒亦宜抵法溥
示懲艾章復下都察院　冬十一月左都御史聶賢等
覆奏李福達逆跡昭灼律應磔死帝從之錮獄待決因
詰責郭勛令自輸罪勛懼乞恩因為福達代辯帝置不
問勛又令福達子大仁具奏求雪父冤章下聶賢與原
訊御史高世魁知為勛指奏寢其議勛謂大仁曰尚弗
解爾曹姑亾命勿蹈叢戮也于是給事中劉琦程輅王
科沈漢秦祐鄭自璧御史高世魁鄭一鵬南京御史姚

鳴鳳潘壯戚雄各劾勛交通逆賊明受賄賂福達既應伏誅勛無可赦之理給事中常泰亦上言勛以輸罪為名實代福達求理論以知情何辭勛為福達居閒晝令大仁等事急亡命論以故縱何辭給事中張逵等亦上言凡謀反大逆宜服上刑知情故縱亦從重典今勛移書請託黨護叛逆不宜輕貸聶賢亦奏勛當連坐帝不從勛亦累自訴且以議禮觸衆怒為言帝信之尋命錦衣千户戴偉移取福達獄詞及囚佐下鎮撫司鞫候會

鞫給事中常泰秦祐御史任孚郎中劉仕復文章劾勛江潮馬錄仍會疏極言福達不枉乞問如律勛乃與張璁桂萼等合謀為蜚語謂廷臣內外交結借事陷勛漸及議禮諸臣逞志自快帝深信其說而外廷不知也帝命逮取福達至京鞫問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王啟劉玉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張閏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佖寺丞毛伯溫汪淵及錦衣衛鎮撫司各官會鞫福達于京畿道對簿無異辭奏請論

磔帝不從命會九卿大臣鞫于闕廷時告者薛良衆證李景全等共指福達福達語塞畢昭引證薛良之誣者戚廣也訊之復云我曩未就吏訊安得此言頤壽等以其詞上上心益疑命俟齋祀畢朕親臨鞫問大學士楊一清上言庶獄無足煩聖慮者乞仍屬諸勘官會訊刑部主事唐樞言福達罪狀甚明擬死不枉上怒黜為民頤壽等懼乃雜引前後讞詞指為疑獄帝切責頤壽等六年夏四月遣錦衣官劉泰等逮馬録赴京下鎮撫司

獄待鞫仍取原勘各官李瑋李珏章綸馬豸詣京即訊顏頤壽上言福達反狀甚明法難輕縱况彼以神姦妖術蠱惑人心臣等若不能執一或縱舍異時復有洛川之禍臣雖伏斧質何敵欺罔之罪帝怒謂頤壽職司邦刑朋姦肆誣令戴罪辦事顏頤壽等復請會訊從之乃出錄與福達對鞫情無反異頤壽等復以上請帝謂頤壽等朋比罔上乃逮繫頤壽及侍郎劉玉王啟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

顧佖于詔獄其原鞫郎中御史寺正等官俱逮繫待罪

八月帝命桂萼攝刑部事張璁攝都察院方獻夫攝大理寺雜治之太僕卿汪玄錫與光祿少卿余才偶語曰福達獄已得情何更多事乃爾詗者以白璁等奏聞帝命逮繫玄錫才于詔獄并掠之大學士賈詠與馬錄俱河南人錄被逮詠遺書慰之鎮撫司以聞復搜得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楷大理寺丞汪淵御史張英私書上責狀詠引罪得致仕去而逮仲賢等　九月

張璁桂蕚方獻夫逢合帝意復鞫錄等于闕廷搒掠備至錄不勝五毒乃誣服挾私故入人罪璁等以聞遂釋福逹帝怒錄欲坐以死璁營觧之得免乃論戍編伍南丹衛子孫世及馬帝以羣臣皆抗疏劾勛朋姦陷正命逮繫給事中劉琦常泰張逵程輅王科沈漢秦祐鄭一鵬等御史姚鳳鳴潘壯高世魁戚雄等刑部郎中劉仕大理評事杜鸞等詔獄死箠楚狴犴者十餘人餘戍邊削籍流毒至四十餘人謫大理少卿徐文華顧佖戍邊初

顔頤壽等既逮治備嘗五毒聞者慘之已而皆奪官罷歸獨文華佖論戍邊二人皆與璁等廷爭大禮者江潮李瑋李玨章綸馬豸等俱奪官韓良相及其佐證俱論遣璁等自謂平反有功請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内外諸臣以明頤壽等之欺罔從之

四十五年四川妖冦蔡伯貫反已而就擒鞫得以山西李同為師四川撫按官移文山西捕同下獄自吐為李午孫大禮之子世習白社妖教假稱唐裔當出馭世惑

民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撫按官論同坐斬奉旨誅之都御史龐尚鵬上言據李同之獄福達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烈矣郭勛世受國恩乃黨逆冦陷縉紳而樞要之人悉頣指氣使一至于是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為禍可忍言哉乞將勛等官爵追奪以垂鑑戒馬錄等特加優異以伸忠良之氣穆宗從之凡當時死事謫戍者皆得敘錄是獄始明

谷應泰曰永嘉安仁是舉也果為平亭宄獄乎哉

亦黨武定讐諸臺諫爾當其議大禮時禮官嘗要

勛同疏攻永嘉勛後竊語永嘉曰吾嘗謂汪俊此

事關係甚大宜折中不可偏執俊與吾力辨至大

詬而止竟署吾名疏中非吾意也永嘉信之扠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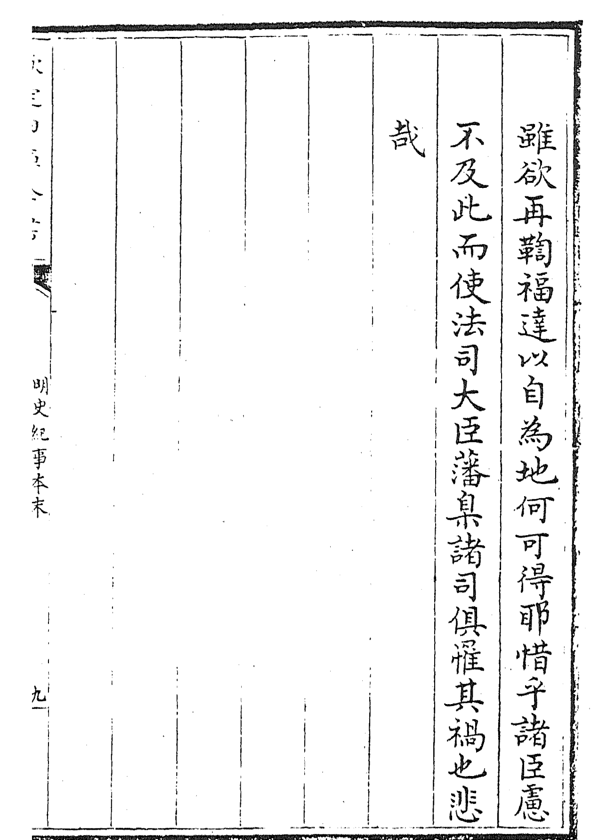
語于大典中且曰勛竟以是搆怨于衆云及後再

議考獻皇帝徐文華等與璁力辨勛遽曰祖訓如

是古禮如是璁等言當更何議于是璁等與勛同

上議當考獻皇伯孝宗而勛益見恱于永嘉矣游言一唱皷黄宸聰則帝亦以勛為心膂臣矣及福達獄起而臺諫諸臣乃力攻勛必欲置之連坐此其所以反覆追讞必翻釋而後已也永嘉等主之必永嘉等成之非為福達為武定耳武定獲伸則諸臣之竄削有弗恤矣甚哉永嘉之舉也然則臺諫豈盡無過乎夫武定之主福達罪固有在而必欲連坐則甚矣當福達叛亂時武定豈與其謀耶

及福達以方術見勛亦以方術遇之耳而豈知前日之為叛賊也迨其事露特不宜與之請囑耳而㬟使陳白則未知其果有與否也故待福達獄定之後治其請囑之罪亦足矣而何故必欲其連坐哉况知情藏匿故縱之律本與勛事不相似而必引此繩之欲置重典此其所以激成翻繹之紛紛也福達之獄前已奉命監决矣使當時諸臣稍存寛緩待福達伏誅之後羣攻武定則勛亦百口莫觧


雖欲再鞫福達以自為地何可得耶惜乎諸臣慮不及此而使法司大臣藩臬諸司俱罹其禍也悲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大同叛卒

世宗嘉靖三年秋七月大同五堡軍叛殺巡撫張文錦
參將賈鑑大同古雲中地北距塞地平漫不甚阨險巡
撫都御史張文錦議鎮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將成欲徙
鎮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為大同藩籬諸鎮

卒竊相謂去城下二十里猶苦抄掠無寧日今五堡孤懸幾百里敵至誰復相應援者即死不願徙也許之文錦文錦不許嚴令趣之又所遣董役參將賈鑑望風白文錦杖其隊長且詈之諸鎮卒遂變有郭鑑柳忠暨諸驍悍者倡亂殺賈鑑裂其屍時二十二日也遂嘯聚塞下焦山文錦恐與寇連招撫之入城即索治首亂者二十七日郭鑑柳忠脇諸卒焚大同府門刼獄囚又焚都察院門文錦倉卒踰垣避匿宗室博野王所諸亂卒掠

其家脇博野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遂發府庫兵仗盡甲而馳欲殺鎮守王某不果又欲殺總兵官江桓走免掠其家乃出逮繫故總兵官朱振於獄脇令主之振知不免乃告曰吾與衆約三事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能從我則可不從寧死無與諸亂卒曰唯命衆稍戢遂脇鎮巡為奏乞赦宥　八月代王出居宣府時廷議遣兵部侍郎李昆宣勅赦諭之復命太監武忠鎮守都督桂勇為總兵官擢按察使蔡天祐為巡撫先是

撫臣既遇害諸亂卒肆行刼掠天祐至乃會武忠桂勇集亂卒宣諭朝廷恩威反覆開諭諸亂卒稽首謝暫觧散然皆恐不安又姦盗多乘隙亂亂卒刼掠居民桂勇稍督兵捶殺五十餘人乃笞郭鑑柳忠諸亂首餘釋之而人情洶洶相傳必盡殺大同人無何妄報京營暨諸鎮兵已駐近地勦大同矣適户部遣進士李枝轉餉至鎮諸亂卒謂客旨也衆夜集擊李枝門訊故枝自門隙出公移示之始信然衆已集有謂知縣王文昌曾言廵

撫欲誅衆卒者遂往執文昌殺之又縱火延燒居民百餘家亂復大作明日逼脇代府謂其請兵也且索府賄代王曲應之解去王懼陷害率子弟數人潛出居宣府天祐委曲撫諭不定以狀聞　九月命戸部侍郎胡瓚都督魯綱帥師討大同叛卒制曰誅首惡脇從不問也

冬十一月大同叛卒執總兵桂勇胡瓚至陽和密檄桂勇督城中兵計擒首惡文移日下數十於是城中大懼衆白天祐求自全天祐傳制諭之曰兵來惟誅首惡

脇從不問也汝輩勿助惡即良民無事矣以是首惡者煽惑衆多不從桂勇遂率苗登諸將計擒郭鑑柳忠等十一人皆斬之鑑父郭疤子糾胡雄黄臣徐𧹍兒等復倡亂報復逼脇諸亂卒盡甲閉城門夜圍桂勇第掠其貲殺家衆數人磔屍於坊有啖其肉者遂擁桂勇至業總兵宅天祐暨太監武忠亟馳至諭之反覆譬曉衆復少定勇得不遇害衆詣天祐泣訴求止兵天祐曰汝等自作孽至此奈何若今能擒首惡吾為若轉達兵猶庶

可止也諸亂卒乃復擒徐氊兒等首惡四人以獻天祐斬之函首詣瓚郭疤子暨諸首惡皆逃匿瓚聞之欲提兵而西城中士人數十輩詣瓚請緩師不聽天祐乃疏請班師復以書止瓚謂首惡既誅餘黨釜魚耳易處也疏上命瓚旋師瓚還御史蕭一中給事鄭一鵬等劾瓚討叛無功逆黨未盡得乃師不臨城歸冒功賞請治欺罔罪別遣大臣督兵討亂疏寢不報惟勅天祐等擒捕餘黨仍宥脅從弗治復遣使諭慰代王還國

四年春二月廵撫蔡天祐諭鎮城兵民各安業所刼軍器令首官衆稍寧郭疤子胡雄既潛入城度終不自容復誘聚餘黨數十人夜焚總兵王振第諸卒奔告天祐天祐曰曉當治之明日集諸卒諭以朝廷班師不屠城之意且詰亂故衆曰夜倡亂者皆知請閉諸門戶索之得首惡郭疤子胡雄等四十人斬之人皆稱快事聞優詔答之賞賚有差天祐厚賚間諜因事捕誅逆黨近數百人大同始定數年天祐遷兵部侍郎言者追論其費

財竟罷去多枉之張文錦妻李氏上疏請䘏上怒執抱疏者治之廷臣屢以為言不許江西巡撫陳洪謨疏言文錦邊圉重臣致滋大患誠宜譴責第事在朝廷雖誅僇之可也若假手士卒又從慂之臣恐羣小藉口寖生陵替之階其於國家紀綱所損不小書奏上切責之萬曆中贈文錦右都御史謚莊愍

十二年冬十月大同戍卒叛殺總兵李瑾先是七月套部渡河將入寇巡撫大同都御史潘倣以聞兵部尚書

王憲曰非設總制重臣不可乃請以兵部侍郎劉源清為總制都督郤永總兵禦之舊鎮大同總兵李瑾議於天城之左濬濠四十里以遏突騎源清從之期三日事竣瑾素嚴馭士卒少息及承源清令益為摇楚鎮卒李富子王寳等倡亂從者六七十人脅朱振攝指揮使遂殺瑾還圍廵撫潘倣倣踰垣避匿亡其符勅諸卒搜得之倣為奏鎮將用法苛刻兵悉變請置勿問源清曰即兵悉變法不可廢請討之事下兵部議尚書憲曰兵未

必悉變脇從宥弗治渠魁必殲降璽書責總制巡撫相
機撫勦之僉督僉事孫允中等計擒首惡十餘人縛以
獻時源清駐陽和乃榜示大同城中曰五堡之變朝廷
處太寬乃令稔惡戕主帥天討所必加者五堡遺孽見
榜示輒偶語不自安謂追理甲申事也允中檻諸囚詣
軍門請沮師稍徐圖之逆黨可盡得又五堡事朝廷已
處分頗勿以為言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以兵不臨城
致言者紛紛吾不可更蹈前轍乃以囚屬御史蘇祐訊

而遣參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人捕亂黨儆驗所捕名多擒賊有功為諸囚所仇誣者乃止捕無功八十餘人比晚諸鎮卒皆變拒巷不納捕者源清遣允中入城諭意令明日釋甲迎王師至夜城中益譁言兵來屠城矣遂羣起為亂儆命允中暨諸裨將擒斬二十餘人餘解散源清為書召朱振振至切責之振飲藥死明日源清師至城下斬關入大肆殺掠城外横屍枕籍五堡遺孽遂變悍横不可制閉城門弗啓擁指揮馬昇楊麟為渠

帥亡何𨻶永師亦至整隊及城亂兵開門迎敵殺參將一人儆允中亟馳往諭之衆曰城外屍塞道矣尚紿我反覆諭不聽儆與允中計曰亂不可遏矣乃列將士貪功妄殺激變鎮兵狀聞道上之源清亦疏奏巡撫諸臣黨逆卒致抗王師言官劾儆罷去源清次聚落驛允中往見之言將士妄殺故源清曰毋為賊說允中遂留居懷仁時禮部侍郎顧鼎臣黃綰皆言用兵之非綰言尤力忤輔臣張孚敬意吏部以他事謫參政出綰發憤上

疏自列且指言用兵失上悟命復其官　十一月兵部尚書王憲謂大同之變非大發兵誅之不可張孚敬主其議乃以江桓總兵擢參政樊繼祖為大同巡撫繼祖至陽和與劉源清議大忤遂上疏請假金牌單騎入城諭之可立下且云恐賊計無復之且北走胡貽患非小也疏入不報源清於諸關設邏卒過城中章疏又連疏奏宗室諸文武悉已從賊實天欲棄此城矣兵部是其議有旨命趣攻之源清乃百道攻城令郎中李文芝主

事楚書穴城決水灌之諸叛卒堅守不下

十三年春正月小王子冦大同初大同叛卒大掠城中潛出漠北誘小王子數萬人大舉入冦郤永帥師禦之失利殺傷甚衆城中叛卒鼓譟以應之其渠長數十人入城諸叛卒指代府曰兵退以此謝小王子留精兵相持餘衆分掠渾應朔懷諸郡邑數月乃去羽檄達京師中外洶洶　二月劉源清罷源清畏北騎猖獗再請設總制分禦之而已專事攻城張孚敬請從之上納夏

言議不許下御劄謂叛卒殺主將法毋赦然非舉城所為郤永劉源清貪功引水灌城大同北門鎖鑰源清必欲城破人誅縱使成功何由興復其罪二臣别遣大臣禦之密擒逆賊之魁庶免師老財匱劄下中外始知用兵非朝廷意源清聞之乃詣城下索首惡時郎中詹榮都指揮紀振游擊戴廉俱陷賊中相與謀曰總制誠索首惡當謀為内應指揮馬昇者為賊所擁戴威令行於城中榮等激以大義昇委心焉遂歃血盟令鎮撫王掌

出告樊繼祖繼祖深加獎慰告源清源清陽許之令人
穴城詐給票汲水灌之穴者死馬昇大恚恨將不利於
榮等事遂已源清知不可為乃謝病乞解任上大怒罷
斥之以户部侍郎張瓚代源清總制瓚入軍下令曰毋
攻城吾將有請也因遣騎招孫允中於懷仁與議時允
中已被劾落職矣又密遣使諭城中主事楚書觀兵城
下城中登陴請曰吾輩非殺將者畏死自全耳請書入
書遂入慰諭之且言用兵非朝廷意衆皆望闕呼萬歲

書仍進馬昇等陳朝廷威德曉以禍福令獻首惡是夜斬倡亂黄鎮等二十四級獻軍門於是繼祖亦馳入城以鎮撫人心郤永猶沮撓倡言繼祖伏兵為内應衆果夜驚繼祖堅卧不起乃安瓚復遣允中入城宣諭之繼祖乃榜諭城中大發倉粟賑濟稍稍繩以法無賴縱恣者撾殺一二人以徇衆稍寧瓚遂馳至城下退諸路兵二舍外諸將領以次上謁次日張鼓吹與御史蘇佑自南門入置酒高會賞賚將士城中乃大定小王子聞之

亦遠適瓚還居上谷邊制之事聞上大悦降璽書遣禮部侍郎黄綰往核功罪定賞罰永猶欲沮敗事綰先疏罷永始抵鎮宣御劄璽書慰宗室傷殘掩骸骼賑窮乏命守臣捕誅遺惡雪誣罔乃核激變之由正欺蔽之罪差别諸將士功賞疏上久之徵劉源清郤永下獄源清削籍去永降級立功贖罪潘倣孫允中復原職致仕張瓚樊繼祖等各賞賚有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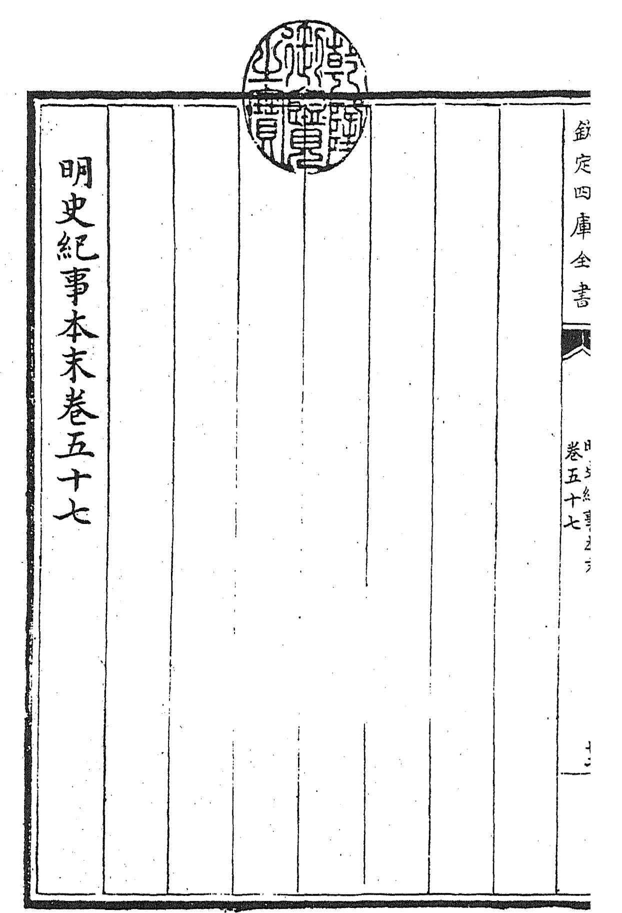
谷應泰曰大同南蔽太原西阻榆林東連上谷蓋

屹然重鎮矣更得一二賢明將吏分甘絶少嗅味
士卒號令嚴明勇氣百倍則李牧守郘匹馬不窺
郅都在邊幕庭遠徙斯蓋外攘之重寄寧有内潰
之猝患哉乃嘉靖三年廵撫張文錦議以去城百
里增築五堡堡各列戍徙卒實之藩籬固而後明
堂尊屏障列而後天府重文錦之策未為謬也但
當出車以遣新軍采薇以勞還戍拊循有素踐更
有法信而後勞誰敢違者柰何澤門興役鞭箠貫

怨秦法送徙後期皆斬而郭鑑柳忠一呼倡亂文錦賈鑑裂尸並亾嗟乎楊炎建城而涇原兵叛弘靖刻糧而盧龍軍反事勢相激無足怪者此時便當擇智勇之臣秉節鉞之重或恩義久敷或雅量素蓄聲罪濅熸撫輯餘醜汉元振之黨以戮叛人燒王郎之書以安反側則戍卒雖譁可一鼓而定也無如下多獷悍叛服不常上鮮方畧勦撫均失以故鑑忠授首郭疤復起郭亶兕既斃李富又興脫

巾相尋勢若蝟毛此固不可以勦也又若泣許天
祐更焚王振縛獻胡雄旋殺李瑾磨牙相向狀同
瘈狗此又不可以撫也逮至劉源清斬闗大殺李
文芝決水灌城而後獸不走險鹿不擇音非馬頡
厚結元海即懐恩外誘吐番許河西以賂秦師指
金帛以酧回紇邉闗重險幾於拱而授之矣所幸
樊繼祖単騎直入張瓚麾退王師發粟賑饑鼔吹
高宴亂卒憂危自兹釋矣譬之子儀入河中而一

府無譁秀實入軍門而衆皆解甲無他開誠布公
推以赤心而已然則亂延十祀變凡七起者非真
豺豕性成威惠兩絀也特以上下相蒙弓影之疑
蓄於中恩信不著投杼之說動於外也所可恨者
劉源清之主勦也王憲和之於內張孚敬持之於
上而繼祖疏入不報便宜濟事卒之樊獲璽書劉
繫廷尉奸臣在內大將立功賴肅帝之心開爾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五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高瑞相

謄録監生臣吴　鐈